

《碟中谍7》票房遇冷,顶级特工系列电影面临危机

切中了人工智能的时代痛点,然后呢?

陈熙涵

不仅仅是中国内地市场,就连电影老家北美市场,阿汤哥的《碟中谍7:致命清算(上)》也扑街了。7月14日上映至今,其在中国内地票房的数字艰难摸过3亿元——上一部是12.45亿元;回到北美,票房别说打不过《芭比》《奥本海默》了,甚至被小成本制作《自由之声》超越。随着《007》主角“死亡”,《碟中谍》难以继任,“碟中谍系列”成了顶级特工电影最后的倔强,而《碟7》票房数字的惨淡,相当于拉响这部声名显赫的系列片的警报。

对手是未来的,方法却很陈旧

《碟7》里,阿汤哥的对手不是个活人,甚至不再是杀手、恐怖分子,而改为了“智体”,一个擅长自我学习与进化的人工智能。这个前所未有的设定本来挺讨巧的,近期好莱坞爆发编剧演员集体大罢工,导火索之一就是编剧担心人工智能海量生产剧本,演员担忧人工智能生成数字演员。可见,人工智能已对人类形成巨大的生存危机。在ChatGPT引发全球大范围讨论和“数字焦虑”的今天,《碟7》这个在2021年就杀青的剧本居然能切中时代的痛点,多少是有前瞻性的。

按片中设定,“智体”原来是为了军用研发出来的,却在被唤醒后失控,可伪造、抹除情报数据,入侵各类金融、信息安全系统。很清楚,该片强调的是人类被科技黑洞吞噬会付出怎样的代价。令人遗憾的是,机锋刚一揭开,旋即被视觉奇观化的打斗给稀释掉了,影片变得沉闷而乏味。观众期望看到的是,既然对手是“未来”的,战争是“未来”的,那么电影多少能给出有关“未来”的格局与思考,退而求其次,起码也得架构出一个符合“未来”的战场,给铁

粉们上点来自“未来”的间谍片硬菜吧,毕竟《黑客帝国》都过去二十多年了。可惜影片对时代痛点浅尝辄止的表现,仅仅只是切中而已,我们甚至连属于AI时代的武器都没有看到一两样。《碟7》在祭出几千人在CIA总部的工位上噼里啪啦一顿集体打字(因为电脑都不可靠了,容易给AI掌控核心机密,得把数据落在纸上)后,就以最快的速度转向了间谍片跳悬崖、扒火车、车顶徒手格斗的老套路,没能看到对人工智能这一议题更深入的刻画与想象。至于这个耗资巨大的集体打字场面(除了费纸)到底要表现什么,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但主创已来不及推敲这些,简而言之,只要阿汤哥跑不死,就得继续靠他不断地创造跑下去的决心,然后用初代间谍片的近身肉搏来对付敌人,不管这个对立面是人、机器,还是人工智能。

影片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展现了最令人费解的逻辑。面对强大的、来自未来世界的威胁,阿汤哥的办法是什么呢?在古城威尼斯逼仄的水道与街巷间,人工智能辛辛苦苦地编织了圈套,并启用了阿汤哥的老仇人作为自己的肉身代言,骗阿汤哥和他的两个女人追来追去,气喘吁吁,然后拔出各种刀子来决斗。

你能想象吗?天下第一的人工智能,对付天下第一的间谍团队,方式居然是在桥上击剑。难怪有人问,搞了半天人工智能玩的还是佐罗剩下的那些?

这个长达164分钟的电影经过了乏味而漫长的铺垫,在剧情层面始终没讲清楚反派到底要干嘛;人工智能为什么要雇一个主角的老仇人去主持他的反人类大业;这老仇人明明是一位枭雄,为何非要给人工智能打工,每次睡在逼仄的箱子里……在主题设计的层



《碟中谍7:致命清算(上)》票房数据十分惨淡。

面,也没说清楚一个被描述得如此可怕的对头,到底要攫取我们什么;覬覦我们的又是什么;它要通过什么来威胁全人类;我们面对的将来有可能是怎样的局……这些重要交待在片中显得语焉不详,主创既想不出来,也懒得去想,好像熬着熬着就能应付过去,就可以回到自己擅长的了。

所以,我们看到了影片的前后断裂,阿汤哥对特工片主题的捍卫,还得回到《碟中谍》系列多年摸索出来的那套较为固定的模式,包括环球旅游、玩命上阵、酷炫装备等等。这些招牌看点,叠加上好莱坞纯熟的工业化光环,

稳稳落在观众预期的轨道内,还有什么比中年观众一边摸着自己隆起的肚腩和日渐向上的发际线,一边对阿汤哥肃然起敬更感人呢?

剧本无视常识,故事难掩“空心”

对人工智能的反思设定既已翻车,那么,作为一个单纯的商业谍战电影,《碟7》经不起推敲呢?答案也是一言难尽,归根结底还是剧本的无视常识。影片从头到尾围绕着一把全世界最重要的钥匙,这把钥匙是控制“智体”

的关键。来看看电影让人怎么运送这把钥匙:揣兜里,去坐民航!世界几大国的顶级势力,都跑到航站楼里抢钥匙,这是上半场最热闹的动作场面。这把宝贝钥匙在长达十多分钟的巧取豪夺中,几易其手被人偷来偷去,因为它太远塞在西服口袋里,凭谁都能上来摸一把。《潜伏》里,余则成请站长去酒楼吃个饭,站长都嫌人多眼杂不肯。世界顶级间谍小组的安全意识居然把如此重要的钥匙揣兜里,实在太没说服力了。

人物也和剧情一样没逻辑。用障眼法逃过大漠狂沙的碟女郎伊尔萨不

可避免”地死在了用刀决斗的场面之下。人物的动机是什么呢?一个和阿汤哥生死与共好几回的“白月光”,怎么就必须为个萍水相逢的女贼去死呢?这突如其来的“请你替我好活下去”的逻辑又在哪儿呢?无所谓,没交代。像开玩笑似的,观众还没来得及为伊尔萨“下线”意难平,女贼突然就得到了感召,思想认识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在之前的剧情中我们得知,女一号就是个擅长搞些小偷小摸的惯犯,为了钱被人雇来和阿汤哥作对。她的本质是爱钱,使坏,打自己的小算盘。然而,就这么一个人,在“白月光”下线后突然就醍醐灌顶了。IMF小组的黑人大哥对她以“有的死是为了让人活下去”这样一顿潦草的输出后,她居然为了人类未来这一崇高理想,瞬间决定赴汤蹈火,加入拯救世界的大业,接下来面对轻易丢小命、不轻易还是丢小命的任务,毅然拒绝巨额收买,一心跟着阿汤哥拯救世界。

没有铺垫,没有理由。赵敏从张无忌的对手,渐渐变成张无忌最重要的人,经历了多少铺垫,多少次对彼此的重新认识。阿汤哥和女贼呢,怎么互相认定的?无所谓,没交代。从罗马的追逐戏开始,每一分钟,剧情的潦草就像片子里那辆挂在悬崖上的火车,一截截地往下掉。

这个2.1亿美元堆起来的故事,难掩其“空心”的本质,“空心”背后则是对剧本创作规律的轻视。票房遇冷是观众对其漏洞百出无法自圆其说的失望。

缺乏对时代的痛点的进一步深挖、洞察和关怀,让浓缩了昔日荣光的“顶流”阿汤哥,遭遇了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尴尬:因剧本的衰竭,阿汤哥再搏命,也难阻挡年轻受众的流失,让《碟中谍》的金字招牌沦为过时的代名词。

浅尝辄止的元素叠加掩盖了深度的匮乏

——评电视剧《欢颜》

吕鹏

《欢颜》开播之初,或在宣传造势期,最引人关注的,是它强大的演员阵容。张译、廖凡、张鲁一,以及董子健、田雨、佟丽娅、姜妍、姜超等的加盟,至少在演员阵容和演技上,已经有了一定的保障。另外让人期待的,便是它是腾讯X剧场推出的第二部电视剧。首部《漫长的季节》的高口碑,使这所谓“一剧一格”的华语精品短剧集群剧场推出的第二部剧也拉满了期待值。

从一开播到18集结束,观众们最多且最为中性的评价便是“奇特”,于语义中所延展的两个维度,则褒贬尽现。喜欢的称其为新颖新奇,讨厌的称其为故弄玄虚。在似乎是风格尽显的外表之下,这部引起一定话题讨论度的电视剧,内里——类型、故事和主题——却都不见得经得起推敲。

关于类型和接受

将元素杂糅却又不在整体向上一种固有类型靠拢,这种尝试如果缺乏顺畅的叙事和稳定的表演支撑,很有可能被观众视为冒犯。

虽然电视剧的类型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而类型的杂糅如今也是业界创作和观众观看基本的共识,但电视剧类型创新与观众观看接受之间依然应有基本的空间限度,也即,创作不能脱离观众接受的基础期待,否则创新会变成一场个人风格的狂欢。《欢颜》似乎在悬崖边跳舞。

《欢颜》无疑将类型的杂糅发挥到了极致,电视剧融合了公路片、传奇剧、谍战剧等众多类型,也将红色革命、黑色荒诞等元素进行了嫁接,但它又不是任何一种可以在实质上归并类型的电视剧。有公路片的元素,是因为整部电视剧是通过路线的行进进行时空的串联的,从广州到福建到江西到浙江,最后再到目的地上海,不同的地点串联不同的人物开展不同的故事。然而在路上只是一个模糊的背景,并不是这部剧



从《欢颜》开播到收官,观众对其最集中的评价便是“奇特”。

主要想要展开呈现的故事,行进过程中的省市只是空间的节点,于整个故事的发展影响不大,因此公路片更多是个噱头。传奇、谍战也是如此。

将元素杂糅却又不能在整体向上一种固有类型靠拢,这种大胆的尝试,如果在剧情逻辑顺畅、演员表演稳定的情形下,是可以被观众接受的。如若不能,则可能被观众视为冒犯。创

作者在创作中可能没有受到具体的类型束缚,然而观众在解读时,则需要不断地调用已有的观剧经验来进行理解。好的创作,也即既叫好又叫座的创作应是在坚守类型的基础之上,进行适当的突破,从而使电视剧在观众可接受的范围内拓展期待视野,获得满足。

《欢颜》类型和元素的杂糅,沉淀着

身兼编剧和导演的徐兵极强的个人风格和意图。如主角姓名与其以往电视剧人物之间姓名的同一,徐天这一名字也是《请你原谅我》《红色》《新世界》以及《美好生活》等剧中主角的名字,而这些过往电视剧中的主演也在《欢颜》之中不断出现,甚至《欢颜》中为数不多的女性角色刀美兰也出现在《新世界》中,由之在电视剧间形成文本互文性。无可否认的是,如果导演足够强大,他自己的风格就可以成为一种“类型”,代表性的如电影导演王家卫。然而这种作者电影成为一种“类型”或极高的辨识度,很难在电视剧中得以实现,一则是电视剧本身区别于电影的特质,二则是导演本身的影响力。因而电视剧的风格,一般最多只是它有些不同,却难以跳出一般类型的桎梏。

极显风格化的《欢颜》在其英文名Fearless Blood(无畏之血)中似乎隐含了创作者的意图,或者说这是这部披着各种杂糅元素的冒险片,是一段特定的时间和旅程之中的探险和升级打怪。这样看这部电视剧似乎便通畅了起来,正如徐兵在采访中表达的“《欢颜》要飞扬不要写实,要热闹不要阐释”一样,我们似乎可以把电视剧视作一部网游化的冒险片,是一部通过各种浅尝辄止的元素叠加掩盖其深度匮乏、看后即抛的视听快消品。

关于故事和主题

全剧奇妙地留有诸多模糊可资阐发的空间,让一些观众愿意忽略其故事逻辑上不能自洽、主题思路上不能统领的不足。

热闹是真的热闹了,但拒绝观众的阐释是不可能的。简单总结一下:《欢颜》是一部讲述一位叫徐天的21岁青年,遵从父亲的嘱托,从南洋出发到广州后,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动荡社会中一路历险北上,最终实现其目标的电视剧。

18集的电视剧有因有果,然而因果之间的逻辑是否自洽,却值得商榷。抛开技术层面将上世纪三十年代设置为宏观的背景但却并不写实的处理不谈,支撑故事能够发展下去的由头于主角而言有三:一是北上与未婚妻结婚,二是创业,三是将资助革命事业的三根金条送于共产党之手。然而三个由头或目的所展开的叙事,都不起得起推敲。首先与未婚妻的婚姻是父辈之命,未曾谋面的二人靠书信萌生爱情,但当徐天发现未婚妻仰止的信件内容实际来自贾若兰之后,仅凭前期仰止的信件而只认仰止,对莫名陷入爱情的贾若兰的付出无动于衷,似乎都过于平面。其次是老孙护送徐天北上,将三根金条交于我党是剧情展开的最大由头,围绕这三根金条,各方势力展开了明争暗斗,然而剧情的一大漏洞是,如果徐天北上最大的资产是这三根需要随身携带的金条的话,那么如何在上海创业?更加经不起推敲的是徐天一路之上所遇到的帮手和贵人:老孙、俞家主和章医生。如果说老孙是身为中共党员的职责所在,那么作为家主头人的俞亦秀和隐居乡村守着老婆孩子过日子的章加义,舍弃身家性命帮扶徐天的人物动机则无法从正常的人的逻辑上来进行解释。如此一来,故事的由头及叙事的展开都充满了漏洞,那么只有从各种细节所引发的主题升华上去找补理解。

《欢颜》这一电视剧名可以有好几重理解。有人会联想到“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剧中经由徐天之口穿插的不合时宜又带有书生气的革命话语,也在呼应所有人过好日子的诉求;有人会联想到当革命成功,牺牲者虽然远去,但后人会永远记得他们的笑颜,一如《觉醒年代》中陈家兄弟催人泪下的回眸。由此,众人一路上的冒险、江湖乱世之中不同人物的付出以及对徐天的帮助,似乎便有了最高层次精神理想层面的支撑。不过电视剧似乎又没有把这种理想层面的支撑付诸在电视剧的叙事之中,反而在电视剧叙事最终高潮的结

尾将其进一步削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电视剧结束时徐天的画外音,他说:“故乡广阔,南北西东九万里,人人可以成为一条潜入海底的鱼,消失不见,或者兴波翻浪,改天换地。故乡的人,来来又往往,每一个平凡的人,都惊心动魄。”这一揭示电视剧主题的话,模糊而又多义,但基本可以理解为在广阔的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的裹挟以及能动性的发挥。然而局限在有限时空中的铺陈的不充分,使电视剧的主题更加不明朗,而徐天结局作为升华的话,则使电视剧的主题更多贴近冒险,而非理想和现实。

二是在电视剧结束时四个人的照相,徐天留了三个已经因他而死去的朋友的位置,结尾的主题曲也响起了《友谊地久天长》。由此电视剧的主题则落脚于友谊,往升华为说是革命兄弟情谊,往小了说是男性社交情谊,但无论如何都未曾跳出男性江湖快意恩仇的桎梏,因此格局上便小了起来。吊诡却也呼应电视剧荒诞风格的是,这部男性主导也主要讲述男性的电视剧,却贡献了一个最为饱满的角色和最佳的表现。

故事逻辑上不能自洽、主题思想上不能统领,但创作基础的单薄、诸多大牌演员串场式加盟以及黑色荒诞的台词和故事,又奇妙地留下了诸多模糊可资阐发的空间,这或者是电视剧问题多多却又因形式的新颖而获得一些观众喜爱的原因;而节奏的明快、甚至是飞快,叙事的跳跃以及台词对白的荒诞乃至神经质,则又掩盖或某种程度上让观众选择忽视剧情和主题上的缺陷。《欢颜》于主创而言,是一次个人风格的张扬;对于X剧场而言,是一次对另类的包容和呈现,是在商业上的冒险和观众接受程度的探求;而对于观众而言,则是一次营养价值不高但刺激性愉悦度较大的视听享受,偶有精华却难有回味。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影视文化与视听传播研究中心主任)